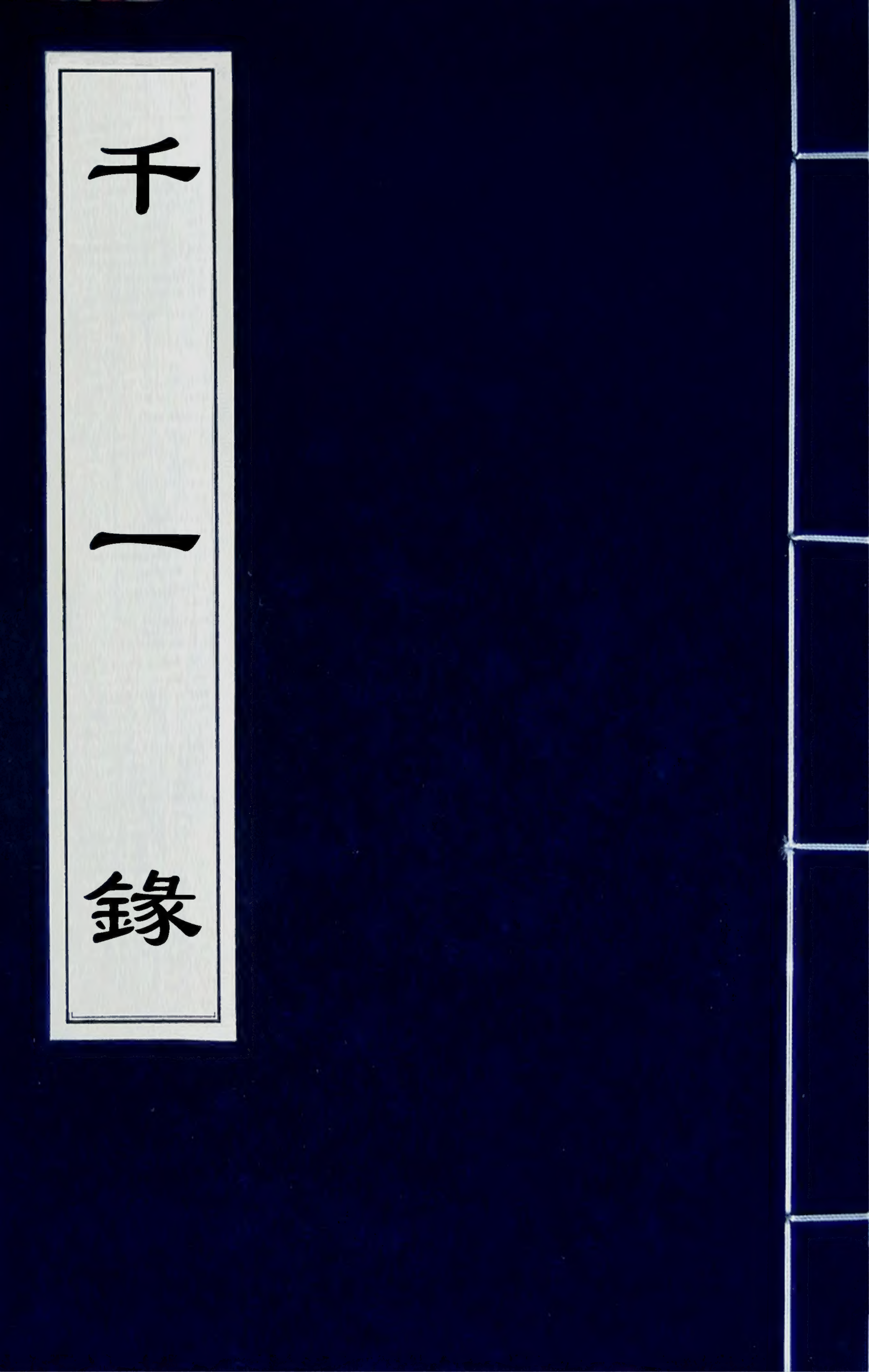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三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三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備三代之禮禮與孔子曰吾從周其語顏子為邦則酌四代之禮樂耳孔子周人也葬宜遵王制何為夏與殷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蓋疑之矣子張之喪公儀子為志則從殷士當時禮樂不自天子出各行其志其已久矣孔子蓋嘗嘆之豈其葬也而反古也乎哉

古不脩墓易墓非古也先王以為生死無涯者也故

澤有斬服有窀祀有祧示民有終爲可繼也雖然先世之墓苟能守之百世可也夫旣守之矣惡可不易追遠之謂何故世守之則易之此之謂禮

晏子之儉也有子曰焉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註以二子主經主權余竊疑之國奢示之以儉孔子所以大林放也春秋之時汰甚矣君子耻盈禮焉曾子之論協于經矣有子泥禮矣禹惡衣服孔無間然狐裘三十年未可爲非禮也

有子見孺子慕而知踊之不可去也故曰禮非由天作非由地設人情而已矣荀子其不用其情者歟曰

禮僞

甚哉春秋之世之無道也陳子車小國大夫耳死而其妻與宰謀以殉葬况其上者乎傳譏秦穆之不覇以其良殉也夫非良也而可用乎孔子所以惡作俑者也陳子亢嘗及聖人之門能救二子之失環轍而誘其得巳哉

季氏祭子路與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善之匪惟祭也政在易簡而巳惟易簡也故易知易從奸蔽祛而田里安矣爲政者盡亦鑒於此乎故曰由也於從政乎何有

禮有可通其變者尸不若主之敬也子不可以爲父尸孫可以爲王父尸孫爲王父尸父北面而事之吾意爲尸者其容有感矣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後王所以不由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故曰瘠爲下致乎哀而自盡者君子也不勝喪乃比于不孝而後世之稱孝者以毀則有色取而飾焉者矣

其過可徵辯而不可面數其事君何以曰勿欺而犯其記者之失歟告之以過則喜人知其過則曰幸儒行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故云代虐以寬而曰商人先罰而後賞何也蓋非重罰也雖先匪濫養苗者先去其莠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以言其分則有等矣故曰近非謂諸侯不言孝而王者可以廢弟也

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註以為如奡盪舟之類夫行舟於陸雖勇不能論語之解似誤竹書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足證之矣水行舟者蓋汚池引水流連從流而額額不息是謂慢遊者也若陸地可行舟則莊生不宜有推舟于陸之喻矣人雖勇如舟必破

何

賢者之於國也小用之則小利大用之則大利位卑而言高罪也大言不以小祿也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小言不以大祿也記儒行者稍失其辭遂害其意矣故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之不賢者識之君子是以貴多聞而擇也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各就其所重者言之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亟涕泣而道之寧不切切偲偲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猶鶴之鳴而和也寧不怡怡

吾鄉程文簡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言詩蓋
嘉師摯之樂也而詩序附會其語耳其論可據論語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足以相發也
管氏有三歸三歸臺名註非誤也然孔子所以小管
仲者不獨以崇臺為僭也桓公好內而管氏三歸其
以水濟水不能匡也而長焉古也一德今以分過耶
此尤可責也今時義第以臺為不儉耳而三歸之義
問之茫然則未讀荀子史記國策與說苑非註之非
也一取三姓女故云三歸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古者先王省方命太史采詩以

觀民風周之東政令不行方不省史不陳瞽不獻詩是以亾詩之亾非徒雅也

孔子小管仲之器未悉其實也其不知禮固徵之矣荀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其亦聞于子夸氏者歟然猶未盡也子曰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德者本也不能慎德故不能脩禮其于王佐遠矣夫

魯旱欲焚巫尪此巫必迂言能致雨惡其不效故欲焚之非謂其面上向也解者不得其故而傅會其說耳

樊遲學稼非害於學也以農圃之事而問聖人則其失非止不善問而已遊於聖人之門者不有禮義信可請事乎夫子是以小之也若曰士與農異處而不爲稼則伊尹有莘之野非乎顏氏子亦曰負郭之田五十畝以供饘粥豈其舍之而不耘也則又泥其辭而失其旨者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或欲從石經本辟作譬此於理非礙也然文義不順矣細繹二人字則辟之爲偏不可易也夫理皆通者猶不必立異見耳況於文不順乎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荄滋非商箕子也好異者存其說愚謂此陋儒也文王以之作何解且內難正志與文明柔順等語豈謂物耶

君不密則失臣一章文意甚明慎密不出古之常大事者莫不然也似不必深解蓋言語爲階出好與戎爲訓非一豈細故哉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謂成梁困爲政者事也余聞其地不可梁今猶爾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地使然也然則子產之濟人殆有以耶而孟氏之

論政體則正矣

孔子以由求爲具臣非徒抑之必不沒其實也夫臣曰具則在位在職爲不負矣由可治賦求可爲宰所謂具也孔子又曰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二子之才固具之矣而大臣之道則未能盡雖以抑季氏亦道其實也若曰備臣數而已則盡市人能之孔子於人也誹毀而輕二子若是乎孔子以器許子貢其器則瑚璉也而未能不器也子貢之器蓋二子之具也夾谷之會孔子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夫司馬者豈徒備數者而可濟緩急乎哉故臣不易具具臣不

易得也黃霸薛宣爲二千石卓然矣及爲相則不稱賢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其文行非不具也及爲相乃至誤國夫黃薛之政事安石之文行豈易得者哉而大臣具臣之品斯可辨矣　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旅泰山弗能救伐顓臾乃爲之辭此何能賢於從之者耶二子之愧於大臣孔子誠不能虛美之也故非徒以抑季氏也

巽乎木而上水以木入以水出也視巽乎水而上木文義更順而用修以爲支離謂朱子生於南方不知桔槔之制夫桔槔不必生北方而後知也用修之知

朱子亦太淺矣穴地出水穴即鑿也用修乃曰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用修豈不知字義者耶其過求於朱註也毋亦不鑿耶

否九五繫於苞桑用修例以朽索淵氷爲解其論亦美然玩繫字有固義矣而保其存之義亦恊苞桑之固田家知之舊註爲長

沈存中解王臣蹇蹇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其說亦新然玩下文匪躬之故則臣道也本義精矣

大學之道三非也朱子偶因註疏之舊而未細潤也

亦文義之小疵也而曰陰用漢註失言哉朱子固云
集註也
禹吾無間然與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文義同耳
疏以間為間廁謂已不能間廁其間殊淺朱註本平
正不必疑也
子柳之母死請具而子碩欲粥庶弟之母甚哉禮之
不明之弊也夫禮非以為觀美者也庶弟之母則粥
之彼將曰人夫也是可忍乎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孔子不可而門人不從七十子誠服孔子者也意其
所不從孔子者惟此耳俗之溺也以孔子之聖而不

能止七十子之賢而不能從何以責中下人哉吾見有生不能養而粥產以葬者矣彼非爲其親也以人之觀美爲已美也夫禮惡可以不明乎

同毋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行齊衰則子夏之論也夫二子言禮從其厚者也蓋同室者也孔氏不喪出毋惡得爲異父之昆弟服乎

帷殯非古而敬姜行之君子曰知禮夫禮者理也其動也中斯協於理矣禮以別嫌爲大豈有非之者哉

悼公之喪季昭子猶知食食爲不安孟敬子則悍然不欲勉而爲瘠矣記禮者蓋甚之也豈以其不瘠爲

情也

墍及墓男子婦人安位記禮者無定説余以爲男女之別禮之大者也其位亦取其別而已矣故禮者非以位爲禮以別爲禮也協於禮則東鄉可也西鄉可也

魯哀公爲妾齊衰悖禮甚矣然有子猶得問之而公猶以魯人文則猶知有禮也後世則惟其言而莫適之其所愛而辟於是廢后立庶者接迹矣

古者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今也人自爲度歲更其制輦轂之下　詔書屢下而有司未有奉行

者巾服之妖翩翩乎九衢何以示四方爲政者乃以爲末務哉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奠雁合巹婦道成矣三月而廟見雖未見歸之女氏歟生去則死歸也生未可去死而歸之禮歟取女者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禮也夫死女斬衰而吊則胡以歸近有未嫁而稱烈者君子弗謂禮然旌之弗可已也其難之也斬衰而吊將責之以殉乎二者竊有疑焉將以質諸達者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言不貴

遠物也今之進鮮使者民苦其擾甚矣水物經數千里其有不敗者乎亦焉用之以為不可廢惑也

禮貴特犢而賤大牢貴其誠也大饗尚腶修而已矣明水疏布之尚素車之乘尊其樸貴其質禮也禮反本始者也老曰薄荀曰偽安知禮孔子曰薄於德於禮虛此失禮者也非禮之失也

食不二味孔子以告哀公況人臣乎明此則食前方丈者可以藐之矣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記曰命以坊欲命以坊欲君子也刑以坊淫庶民也

大饗夫人之禮其可廢也何侯陽侯雖殺也男女毋交爵可也夫禮以章別者也不可以不嚴也

以德報怨矯也以怨報怨宿也以德報德則不忘其德以直報怨則不宿其怨仁至而義盡矣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註明矣不可易也今也若以爲淺必推之於穆之微則聖人猶必五十而後知難乎爲君子矣蓋言非一端有庸言有微言盡性至命樂天知命微言之也得之有命居易俟命庸言之也中庸其至矣乎不可能也而何可易之也

子罕言命子貢猶不可得而聞今始學者即高談性命聖人所

雅言者且卑視之矣夷考其實而無所得卑莫甚焉不意江左邪詖之風復作於有道之世也

奔喪者不及殯其之墓也至人之待之也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夫婦人不易出也無亦可已乎婦人奔喪婦人待之禮是以云

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可能也至其難進而易退易祿而難畜見死不更其守乃所以爲儒矣

矍相之射辭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不孝以無後爲大故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先王之制也胡爲與賁軍亡國者倫乎謂非所後而後

之者也非所後而後之斯諱之矣末世乃有爭爲後者何以入君子之圃

祭必夫婦親之禮也婦人之閑於禮者鮮矣禮有所不行者此類也公伯文子之毋不踰閾而見康子孔子曰知禮是故婦人之禮可已者已禮也夫人弔於大夫士可已者與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不之罪也君猶然況其下乎季康子名肥孟武伯曰何肥也後世重諱以爲恭遠於禮矣退之之辨甚矣夫

淳于髡名實之談孟子答之婉而顯辯而信矣至韓

詩外傳所述殊失真夫君子所爲衆人不識髡悪足以知君子而著外傳者亦不知有說士而已矣彼以爲君子亦若說士而已矣彼非誣孟子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故不知孟子而以已度孟子而妄附於孟子

伊尹復辟告歸卒於沃丁之時葬於亳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太戊贊於伊陟其著明如此而竹書猶云太甲出自桐殺伊尹盖說士務奇貪夫憎善無稽而不察志異而無當亂世之風也近世詞人之文欲加諸膝則跖可堯欲墜諸淵則堯可桀使其文傳即有良史欲録實何由哉

詩小序未可盡信也未可盡疑也以爲子夏作者未然也而漢儒之所傳未盡無所本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國之亂亾忠臣乃見未可謂一國皆淫也吾家秋崖虛谷直謂秦火之燼漢儒亂之姑以所刪流傳日熟者足其所不記耳墻茨諸詩是也此其說可繹也

說築傅巖之野傅巖之野殆說隱所而身執役於版築此野人之恒事也傅巖者因說而名之者也而世紀乃謂胥靡而築非也自古聖哲無罪而在縲紲之中者多矣吾非以胥靡爲非也胥靡所築不於巖野

玩書之旨非曰胥靡是以知其非也

世之學者言之不怍動以先儒爲支離未嘗求諸心而體諸身也明明德曰何嘗言心夫明德非具於心者耶心欲勿言德將安據吾未聞舍心而言德者也

講者云慎獨功夫至易簡矣不必更說研幾夫研幾者中庸所謂擇善也善惡不分惡從而愼之聖經之旨互相發也是故能擇則能慎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教百世不可易也理何所在惡從而窮之有物有則言格物而無方者有體矣有體而知所以窮之也若曰知身與家國天下之爲

一物又知身之爲本家國天下之爲末於此格之而已夫身與家國天下之爲一物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此三尺童子〻〻信易簡矣而惡用於格也且學者以窮理爲非乎孔子之言也不敢非也窮理而不可非乎則格物何病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爲煩也此爲始學者言之也然非朱子始言之子夏不曰日知其所亡乎

親民新民皆有義特以自新新民章繹之當爲新無疑矣

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卽大學知至而後意誠之

說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所以擇善擇善乃所以明善即物格而後知至之說也聖賢之言未嘗不貫徹彼好爲異說者未之思耳理不俟窮而知自至者吾未之聞也

心統性情非謂心性情爲三物也人能弘道者以此心也心正則性盡而情中節故曰統言有主也泥其辭而曰過於分析誣矣孟子之論性情不曰充其心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或謂執爲樂非也執執事敬執御執射註蓋有據矣子語太師樂在自衛反魯之後宜

未雅言之也立於禮成於樂禮先樂後故非雅言
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從曹元游盡得秘術然早
夭禮所謂十全者能定其生死不失耳非能盡起之
也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語意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
由斯道勉人之爲仁耳今必曰仁者雖死不亾是未
嘗死此爲高者之空談非洙泗所雅言也君子之中
庸也語其常而已矣其曰有殺身以成仁此值其變
者也時可以死豈仁之爲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夭壽不貳非夭其天年者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之傷廉人所易知也至於與之傷惠死之傷勇則有不易辨者雖升堂覩者如求如由猶未免焉苟非察理精微則孔子何以不與召忽之死與冉子之請粟哉雖然士苟求無傷於行則必自不苟取始矣是以貴夫行巳之有耻也

用修以孔子言性與孟異而孟之言使人驕夫孟子言人可爲堯舜猶孔子言爲仁由巳孔子豈以驕顏淵乎聖之與狂相去遠矣而性本相近也是善之說也故曰繼之者善孔孟之言一也何云異

儒者以安慮爲定慧似矣曾不知釋氏所分岐者適

在知止乎且知止則莫如文王矣文王所止者君臣
父子之倫也而釋氏何所止乎
說築傅巖之野謂起於板築非誤也用修以築爲居
豈謂板築非聖賢事乎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辨之
明矣而謂負鼎俎之才則出解也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以此解天下歸仁不費辭矣無庸高論也蓋聖人
未嘗忘天下而顏子王佐之才故問仁則告以天下
歸仁問爲邦則語以四代禮樂至其躬行實踐則豈
嘗出其位哉爲仁之目在視聽言動之間而已

一戎衣戎衣猶云兵車不必以衣爲殷也一戎殷語亦不雅讀武成文更見註疏之謬

憲章文武朱註近守其法章明之義未遺也猶曰吾從周從字何嘗有遺乎守其法正所以章明之也以爲遺者何也

三年學不志於穀疏訓穀爲善則不易得文意不順矣以邦有道穀無道穀照看自得之耳

三以天下讓猶三思三復言讓之固也舊註以三事實之鑿矣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謂周之才可以媲唐虞耳舊註

謂盛於唐虞未得孔子之意

文莫吾猶人舊註謂文皆不勝於人並讀下句則宜覺其不安矣

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數語並玩義自顯矣朱註妥矣舊註先勞苦而後有功殊淺

自牖執其手朱註引禮妥矣疏謂以惡疾故謬伯牛大賢惡疾命也何以不欲見人

不遷怒以怒於室色於市證之得其意矣疏解淺

爲長者折枝疏以按摩解淺朱註勝矣近楊用修以折枝猶折腰此解雅可從

疏季孫曰異哉句子叔疑句已非孟子文類矣而使其子弟為卿其解益謬朱註無可疑

盡心章朱註不可易而以為支離疏語殊淺耳而曰簡當好異之心乃至於倒置也

人有不為知所擇也朱註妥矣若謂智深勇沉如古之持重不輕動者其義亦通然涉捭闔者言矣近有篡漢詁者以為勝朱註試閱之乃益知朱註之精耳

漢註律天時謂編年四時具襲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此豈特孔子能之乎而篡者若謂為奇闢吾所不解也

子在川上之嘆舊註徒以為悲往傷今之懷耳如其說則恒人之情也何必記之以垂訓耶竊者以其異於朱註從而讚之曾不讀孟子亟稱於水及觀水有術之章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所愼疾非細事也知事親則知守身矣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此必因武伯之失而告之朱註妥矣舊註謂不妄為非以貽父母之憂父母惟其疾之憂而已其義亦通而文理則鑿矣無取焉

人不知而不慍猶云三已之無慍色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語本平正無可疑也若曰誨人不倦有鈍

根不能知解者恕之而不慍怒此不俟君子能之何力主此說乎

宰我問短喪有所見而無隱也孔子深責之非設為問答也舊註欲為我文而不違於辭奚取也

鄉愿一鄉皆稱善人焉其解自明舊註讀鄉為向解愿為迎合鑿而不得其說者也

饋藥未達而不敢嘗與人之忠也所慎者疾也禮也亦情也何未盡之有

不時不食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之類是已而曰朝夕日中時非此之時不食有如朝時或有故不得食

則其時過矣則將遂不食乎好異者以此疏爲優何也

單辭折獄臯陶不能子路何以可也不俟兩造而偏信一言子路而愚人也則可解經如此眞腐儒矣而好異者取之宜其不達紫陽之精也

先之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義自平正疏一謂先道以德一謂先行其惠乃億度之語非經旨也

鳥獸不可與同群非謂入山林也如沮溺荷丈人皆躬耕以避世奚必山林而以其解爲入細不亦謬乎好異者好謏舊註而操戈於紫陽誠不知何心也

佛肸之召孔子欲往其旨微矣疏謂以觀門人之意則不然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乃實不欲往而故為欲往者以誑其門人豈洙泗氣象乎乃自以為得聖人之趣而詖之者又曰見極超脫何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疏以為不欲言過其行於義亦通而語意未順也朱註妥矣易曰行過乎儉

客有問不有祝鮀之佞章謂世好佞不佞則雖美難免也余讀巧言令色章而客悟

古之學者為己章以為君子儒章並看義自顯矣朱註精矣疏解淺然其曰空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殊

評今之學者之失

乘桴浮海嘆道之不可行也而子路未達無所取材材裁字通其義精矣舊註謂無所取桴材殊陋何以取之

佛肸脫屣而生田畢子淺故道險以全魯皆非為不善者孔子欲往亦不絕之二子者倘亦有張公室之意歟

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子亦不肖獨女弟繫與二嫂諧瞽瞍與象欲殺舜每為之解上智下愚不移信然哉舜有兄有女弟亦資多聞

竹書紀年武王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其義優矣孟子是以不信武成也然前徒倒戈刃安得不血非周之兵也滅國五十孟氏之文宜有誅矣則亦安得不血

說苑子路問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余嘗疑論語人也上當闕一字此足以證孔子稱管仲大人又曰小器其旨可互發非相戾也

孟莊子不改父之政孔子稱之然父喪方新而盟莒伐制以專横見譏則於貽親令名之道有歉孔子特取節焉者也

箕子之朝鮮猶微子之宋也武王非富天下天與之人歸之商周之征伐唐虞之揖讓其道同其心同也微箕者猶夫堯舜之子也曷爲不可封哉既封矣何謂不爲臣哉故以罔爲臣僕之辭而謂箕子不爲臣者未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未達殷有三仁之旨也箕子不爲臣朝鮮豈自王乎其曰罔爲臣僕者蓋微子之去足以存祀寧爲之奴而不去者兾商之或有可與存也其卒爲臣亦純乎天理而不以巳與之故曰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而蘇氏曰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夫五等之爵未有不達於天子者未聞封之非仕

也且存祀化夷而賓於周周之於箕子有禮矣若曰不可臣是不可封也若曰不臣而封是爲天有二日也可乎微子之命作賓於王家猶禮之賓與易之賓於王非不爲臣也朝鮮遠矣而可不臣耶越裳重譯而來者豈其不臣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順天應人以德服人箕子而不可臣是頑也夫武王非富天下也箕子豈利朝鮮者哉明乎此則知孔子所謂仁矣或曰斯論也後之事二姓者將以爲口實如之何噫後之伐國者而有湯武吊民之師乎有君如武臣如箕子者乎仁不易言矣

武之誓師必曰文考若曰文考之服事殷紂之改也
而終迷不復師不得不與云爾不敢違天命其敢違
文考乎此武王之意也而後世遂以爲陰行善之證
是不得其心因不得其辭矣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謂其慎之於始而不苟故
能敬之於久而不爽非無所擇而徒毋失其爲故也
故曰善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故上衣玄
下裳黃天玄而地黃也
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聖人語其常也行有不得反求

諸已君子所以行法而俟命也夫言非一端而已不曰遯世無悶乎君子亦有窮子路則慍見矣子路之慍慍時也人不知而不慍斯爲君子故曰君子固窮由也升堂矣而猶不能進於是乎故曰知德者鮮苟知德矣樂在其中奚有於慍子路悟彈劍而歌持干而舞是以爲勇於見義也今謂見夫子而含怒恐未然未仁未智之疑非升堂者也諸子之陋也

書同文竊意書爲詩書之書文爲文行之文謂讀訓有明徵不若後世之邪說橫議異同聚訟也至孟子時始有楊墨矣

周之冕冕非徒祭服之冠也詎何以云俟質之

子曰述而不作又曰作者七人矣然則作者似非指隱者也夫子於荷蕢者曰果哉於沮溺曰鳥獸不可與同群蓋欲引之於道而不得與之言不宜稱述之也易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文王之羑里周公之居東也七聖人者孔子之所謂作者歟斯言也其韋編三絕之時歟

聖人之作易也盡意盡言盡情偽矣默而識之存乎德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今也德之不修無論也

行之弗篤無論也而曰孔子固言默而識之耳如其言繫市之人楚楚道上具曰予聖可也韋編三絶不亦勞乎孔子嘗憂之矣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以侮聖人之言也

魯人之漁也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君子是以善之也是以爲一變至道也而獵何以較盖漁以養也獵以祭也養有有無而祭無無也是故得之可爲悅而不以儉其親斯較矣夫較爲祭猶可從也吾未正其器也吾正簿正其器器禮也而祭者必以禮以禮之謂孝楚大夫不以芰爲寧違其親而何較之爲是

故政有本也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此聖人之用也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必有所指如或人之問子西非
盡謂今之大夫亦必非指居是邦者故有彼哉斗筲
之答記者偶未詳耳余嘗有有子之疑必有爲言之
也
居子居之言君子嘗居之矣箕子之朝鮮泰伯之荊
蠻是也非自謂也
長子帥師不敗矣弟子何爲與尸乎政出多門不用
命而衆爲主焉是以凶也
舜能化象終封之象蓋猶有萌焉於其忸怩焉見之

矣舜是以喜也喜其忸怩也其謨蓋矣雖然亮人未可徒以仁漸也焚之不可蓋之不可小杖受大杖走其枝窮矣而夔夔焉烝烝焉乃可以允若也使舜而可殺何允若之有是爲申生扶蘇而已矣此聖人之用也

禘之義至深遠或人之問正宜以不知答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猶答或人之意也天人道通於神明者也知事人則知事鬼矣禘之說易於天下能事神必能治人矣舉一隅使反之非不告也　不王不禘之諱恐未必爲此　中庸論周事何諱歟觀中

庸引奏假無言及易萃渙假廟立廟之辭則示斯指掌之義明矣

里有父攘羊而與子食之者比覺或曰子無罪聖人固言爲父隱也甚矣人之侮聖言也夫所爲爲父隱而以直稱者必有以幹父之蠱焉必有以盖父之愆焉必有以諭親於道焉豈徒曰隱之云乎且攘而隱乎而食之而可以爲直乎今之侮聖人之言者若屢空若空空若默識若無言皆攘羊之類也

漢儒解喪牛於易云百姓喪其君如牛亡其毛似足以儆在上者然聖人豈示人以悖逆之語乃視君如

牛毛哉漢宋儒林之得失亦昭然易見矣

武成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亦所以安反側也于時助紂爲虐者非無人耳然豈棄之而忘備耶易之師容民畜衆八家之井卽八陣也詩之頌騋牝三千旅之辭喪牛於易易疆場也武成未久而周公東征豈以不教民戰者耶晉武平吳遂忘經畧易世而亂其貽謀然也

韓子云孟子之書非自著是也見梁襄王而出語人必其徒所記其論天下惡乎定記之得者也其謂不似人君記之失者也非自著可知也朱子語録記者

非盡升堂者也其得失所宜擇今之議者何其薄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𣗳子字乃或字之誤雖非曾君意孔子不與康子言其無道若作或字則下文文義似更恊俟質之達者衛靈無道而國多君子使能用蘧伯玉史魚豈惟不喪功烈必可觀矣靈之爲靈久矣惡可以語此意彼見齊桓之盛謂色無傷於治而獸可與群也故君子動則思可法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覇董生之論醇矣

古禮有不可行於後世者即如大夫三廟上士二廟苟不藉素業殆非草野起家者所能辦也後儒祠堂

之制達禮意矣　古禮世祿者之禮也世祿之禮非所行於郊野者多矣通其變使民不倦斯之謂禮數之不齊天地亦囿于數者也是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裁成輔相所以贊化育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實理也

微生高素以直名乞醯與人其意良厚而權度未盡也聖人曰不得爲直所以抑賢者之過使歸於中也若曰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疑非夫子之意　蓋道之不明中庸鮮能久矣葉公非庸人猶以證父攘羊爲直聖人曰證父非直而隱爲直證父之非直易知也

爲父隱之爲直亦易知也[illegible]父隱之爲直易知也乞醯與人之非直未易知也[illegible]子是以貴精義也精義入神中德至矣夫子不與微生之直其以中德進之歟微生賢者歟

卦德巽入坎陷其大吉也或請傳言巽不言入言險不言陷此無庸疑夫巽自具入義險自具陷義文互見而意相發也若以時義繩尺讀古文陋矣

卦畫自下起解者曰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然陽從下升故取陽生之義也愚意此亦無庸解夫高以下爲基登高必自卑事之自然者也夫學

亦然下學而上達惡有不自下起者耶今之驟而語上者吾見其速墜也

孟仲子譜以爲孟子之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朱註因之二說皆無可據宜闕之耳窮理則百世可知稱名則非理之所察也

兩觀之誅其罪狀非今之所悉也而孔子必無濫刑也而謂無其事則何以徵之則曰當時可誅者莫如三桓何以舍之也堯在位七十載不誅四凶何可拸七日而有誅也孔子語季氏焉用殺而何以殺爲政也此其疑者惑也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夫

見行可之仕而豈徒哉必也正名乎君君臣臣言之必可行矣於三都之墮見之矣孟氏之弗克也則舜之格苗文之降崇也聖人之用也而未究也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魯之所以立國也而曰不待教乎堯不誅四凶其罪未盈也舜攝政而亟誅之舜爲濫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康子之所謂殺寧中乎孔子是以止之也而孔子寧妄殺乎謂孔子無妄誅吾所知也而謂孔子爲政必無誅謂少正卯非不可教不必誅則吾所不知也君子於所不知闕之可也謂其無稽也

仁之實事親而愛不切於從兄乎義之實從兄而敬不先於事親乎古語多互文非若後世場屋繩尺也舉一而可旁通者多矣

孟子言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若以爲天道之常而所以治其亂者卒歸之聖人故言天者莫善焉嘗以爲天下之治天寔啟之而人成之天下之亂人寔釀之而天因之何也當其治也賢俊在列濟濟譪譪王國之楨非天運之降才爲世出乎乃其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競業保邦則人之所以成其天也天也亦人也及其亂也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孰

不曰人之無良自作之孽乎乃其曰予智謂天下莫已若矣非愚也存亡之形若晝夜白黑之易見者而迷焉非天奪其鑑寧至是哉人也亦天也天之所廢誰能圖之於是乎有君子者以空言繼世道功在萬世萬世之治必由之孔孟之誅亂賊正人心是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君子所以成能而立命也故善言天者孟子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皆善歟則皆從之皆惡歟則皆攻之其善人歟而有一不善則可改也其不善人歟而有一善則可從也

經旨如是註意亦如是耳而泥 註者乃以註爲泥誤

矣

敦厚以崇禮敦厚主忠信也忠信可以學禮禮不虛行者也而不學則無以立質勝則野彬彬然後君子文之以禮樂乃可以爲成人皆其解也中庸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皆敦厚之義文理密察則崇禮也敦厚其本亦熟矣崇禮其功密矣禮曰崇者積小高大之義細必矜大乃不遺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故曰崇禮禮卑而不可踰者也 朱子之析理至精矣學者間有疑則辯明之以發其蘊其與六經之

者有不合者也存心致知其論不可易學者不能虛心喜聞異未能研諸慮故不能悅諸心耳

誠立不殺非必無殺不得殺而殺也殺之不怨猶無殺也故曰神　聖人不貴武而貴神武

爲政以德猶云以德行仁仁非徒仁聲仁文生於其心發於其政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皆其脩也其身正不令而行所謂各其所而衆星共也註中無爲釋居其所非正講以德中庸卒章發此章之義甚明余嘗語學者以經釋經則不畔四書六經之文玩之熟則左右逢原也　孔子言

爲政不言無爲爲政以德大有功夫由入德至於不顯乃可以無爲而治矣註元有分曉其解舜無爲而治亦非草草讀者不繹或以誣詆今之君子自處其薄也

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此箋疏之陋不足以知孟子

孔子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禹與舜並稱知後世有傳子之疑也

唐虞之際成功文章至舜乃備而歸之堯明堯之得舜舜之業皆堯之業民無能名孔子是以删之也堯

之無能名也而曰巍巍乎煥然舜之代堯以有成功文章也而曰無爲而治夫子之於堯舜觀其深是司馬牛憂無兄弟憂其爲亂而且死也此不可明言者獨以告子夏蓋爲亂且死則有而無已不能止之則有如無故云獨無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奪之鑒自絕於天則未如之何苟能改圖則天命未絕歟未可知也徒憂無益當圖所以感乎之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將不戒以乎而況同氣一體者乎而何患乎無哉其將感乎而改圖歟未可知也子憂之意亦可黙喻未可則言者

司馬牛必喻矣而後儒未逆其志故有圓滯之疑耳子游子夏之論本末則言游過子夏子張之論交則子夏過過在拒字子張非之非過也洙泗之間猶虞廷之吁咈豈阿所好哉記論語者必曾子閔子有子之徒升其堂而聞之者使其言過不俟後儒疑之疑之者過耳雖然疑何傷疑而明辨之君子所許也求疵焉操戈焉斯悖矣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故不拒拒之所以爲過也

桃應之問答必非孟子語也舜之耕稼也以頑與嚚佐之以傲日以殺舜爲事矣庳可塗焚則不能井可

淺蓋則不能及爲天子頑者允若傲者封矣固無[illegible]
人事也設有之則長惡助虐者必有其人春秋所以
責魯莊也漢之盛申屠嘉能辱天子之弄臣偎不遂
斬之其季也朱雲以一令請尚方劍而皋陶不能執
乎若曰殺天子之父而舜竊負而逃焉則楚大夫之
子學語者之爲也周禮八議殆雖去而孟子猶聞其
略乃曰執之而已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所逃也
抑可逃也則避堯之子者亦僞矣舜禹之有天下而
不與孔子並稱之繇之歷禹不能竊負而忻然忘天
下耶君子言之必可行言之不可行者君子不言也

故以爲必非孟子之語也

公山佛肸之畔非畔魯晉也其意以張公室而陪臣執國命則甚於大夫孔子固不往也其曰欲往猶答陽貨曰吾將仕云爾而子路未達孔子所以告之者意惟入室者能以意逆志耳易之見惡人以辟咎孔子之見陽貨與南子禮也禮以行之則何咎咎非謂一朝之患也而云南子能知孔子是以見之則陋矣

孔子曰知德者鮮有以也

周公使管叔監殷竊意於國體宜然也夫社稷爲重撫殷所以成文武之德安可諉也召公或疑其不悅

何以處管叔監殷重任也非親不可而管叔之才殆周公之仰而思之夜而得之矣夫何意其以殷畔也此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也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書終秦誓曰明其繼周也然歟竊謂非孔子意也夫秦不可以繼周也為漢驅除者爾誓之辭則足道也孟子不道桓文而稱穆之賢可傳於後世者亦刪述之意歟夫以術數知來君子不道也何以徵之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夫子若知其不死寧為是言乎由之行行不得其死則有死道是以戒之也故聞衛難而曰

由也其死矣有言吳太宰嚭死者子曰不死也天生之以亡吳吳未亡何以死凡此皆以理知之者也而謂夫子如漢儒之語讖緯乎故著秦誓非以其繼周也

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冉有與齊戰勝而曰學於仲尼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語云子之所愼戰未嘗不閑也特不以不教民戰耳衛靈非所問是以遂行若曰我戰則克殆非夫子之言又曰祭則受福則祭以祈非以禮耶

孔子夢見周公曰吾從周孟子願學孔子而曰以齊

王猶反手其志不同何也大人者後天奉天者也天人者時也春秋之時猶知有周雖其假也假可反也戰國則憔悴甚矣拯民水火之中湯武所以順天而應人也周也猶夏之杞商之宋斯其時矣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時也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於天道不相違者也此孟子所以學孔子者也

出納之吝似細事也而聖人以爲四惡之一其言近而旨遠也知利而不知義且利其吝矣士不附而國不危未之有也

不顯惟德不見而章也無聲無臭其至矣文王之德之
純正以不顯不顯之顯至顯故曰丕顯哉文王謨
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服事殷也故頌其德周公
成文武之德兼三王施四事變通損益郁郁乎文故
稱其才之美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文王周公亦然
德之純也才之美也一也

盡心知性章朱註精矣而講者蔽蔽而鑿鑿而攻乎異
斯害矣夫學求其放心而已矣盡心至矣萬物皆備
於心致其知知至而心乃盡吾心本與天地相似知
性則知天知天而心始盡也心性非二也天人合一

也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大學言格致誠正中庸言至誠盡性而與天地
參其義一也心統性者也孟子言盡心又曰仁人心
也益明切矣